

苦雨斋背后的故事

孙氏偶记

孙旭升

五原兄：

廿六、廿七日未信均收到了。报纸因为近日
资料回想录，所以少有文章登出，旧有
几篇也弄不清哪篇篇已送阅了，故退回
没有寄。匆此附誌

作人序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苦雨斋背后的故事

孙氏偶记

孙旭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雨斋背后的故事：孙氏偶记/孙旭升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58-1634-1

I. ①苦… II. ①孙…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史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439号

责任编辑 解永健 盛 魁

特约编辑 华 丽

封面设计 郇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

苦雨斋背后的故事：孙氏偶记

孙旭升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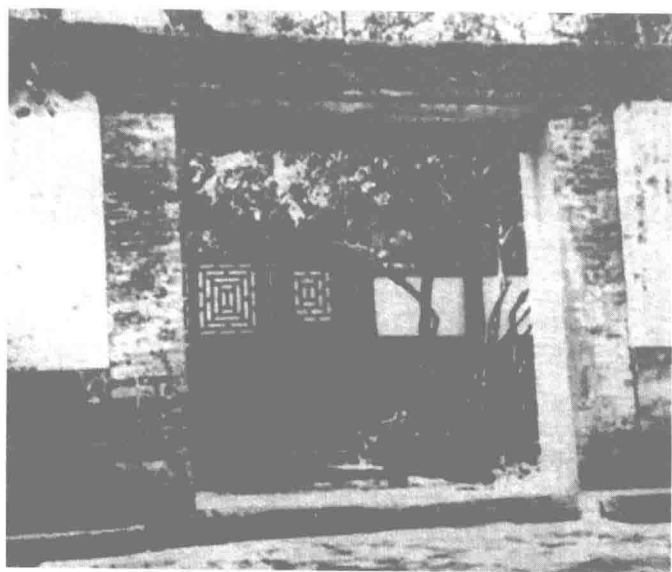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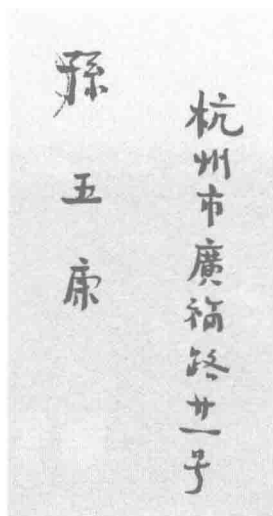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634-1/I·432

定 价 39.50元



八道湾 11 号



周作人手迹，写给孙旭升的信件残片



广福路 21 号

前 言

去年9月底边，我的一本小书《尘与土》付印出版，原以为这是“末班车”，所以就将一些剩载的文章都推了上去，其中包括两篇《读苦雨斋杂诗偶记》。想不到有友人见了说：“你的两篇《读诗偶记》，我看了很受教益。不知此类作品还有多少，完全可以另编集子。”我考虑再三，觉得开一趟“加班车”的主意不错，所以就同意了。

所谓此类作品，尚有十多篇，不妨分成两类：一类为周作人信札录存和知堂来信绎述；另一类是我所知道的知堂等十来篇。本来还想写一篇《读苦雨斋儿童杂事诗72首偶记》，但是找出长沙钟叔河先生送给我的《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来看，觉得钟先生的笺释已很完备，我又何必多此一举，不如以藏拙为是，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本不才，但既然与周作人（号知堂）忝为朋友，为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诠释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义务，也是责任。因为有些事不为别人所知，所以就更值得一说。在初版《知堂回想录》后面有一篇曹聚仁先生的《校读后记》，末了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且说，这部《回想录》在《南洋商报》刊载时，读者自有所领会，不待我来多说。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可惜，那位对老人作主观批评的人，已不及见这本书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曹先生的工作与我的工作大小意义不同，但用意是相同的，都是怕对不起后来的读者。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想，曹先生之所以在百般困难中为《知堂回想录》出了版，就是怕失掉了“千百年后的文化界”，而不单是为了要给地下的亡友一个安慰吧。附小诗一首：

我有个通信认识的朋友，
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坛泰斗。
多少谆谆教诲，
多少平安祝福。

五十二封信毁于“文革”，
只留下抄本一个。
抄本不及原件，
但也可以免于水火盗贼。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文革”开始，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有一天，几个红卫兵跑来对我说：“孙老师：我们帮你破‘四旧’。”他们东翻西翻，翻走了一大箩筐“封资修”的书。当时，我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上，而椅子底下就藏着知堂写给我的信。他们走后，我害怕起来，所以就将书信从椅子底下取出来，卷成一卷，塞进了痰盂。“文革”后，不少年青的朋友都埋怨我，说我胆子太小。我说，你们没有经历过那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不知道它的厉害。古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过了今天，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别说我了，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有的不是也被

逼得跳楼自杀吗？又譬如文学家张中行，他有一个周作人送给他的花瓶，上面有周作人的款识，他怕受到牵连，也把它砸碎了。我还比较幸运，因为预先录有副本，现在还能见到它。

二、名人的书画信札之类，通称文物或雅玩，现在是身价百倍了，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在战乱年代，它可是个祸根，弄得不好，还有杀身之虞。诚如知堂诗云：“雅玩殊可喜，得无近怀璧。”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有的就学曹操“分香卖履”的样，生前把它分赠给亲友；有的把它送到寺里去，托和尚保管，所谓托于佛，而以鬼守之，但是也不可靠。譬如王羲之的兰亭真迹，本来是托越州永钦寺的和尚辨才保管的，结果也还是被李世民派萧翼给盗走了。所以我在小诗末了那么说，也无非是聊以自慰罢了。姑且以此为序，请诸君谅之。

丁酉年新春于杭州孩儿巷寓居

目 录

前言	I
我所知道的知堂	I
周作人信札录存	20
周作人来信绎述	55
周作人的越人安越	127
周作人与杭州花牌楼	135
难忘诸妇女	144
周作人谈戏	150
周作人谈绍兴茶食	160
周氏昆仲的两个老朋友	167
周氏昆仲谈《白蛇传》	176
周氏昆仲谈写作	183

周氏昆仲对春节的描写	194
知堂托我买龙井	203
读苦雨斋杂诗偶记（一）	208
读苦雨斋杂诗偶记（二）	277

附：

童年的碎片	292
怀乡篇——写在《童年的碎片》后面	365

我所知道的知堂

今年夏天，杭州特别炎热，有个把月的时间，温度高达40摄氏度，据说这是百年未遇的。为了躲避炎暑，我应老同学王继能的邀请，到皖南山区去住了十多天。常言道：“长江无六月，深山夜夜寒。”再加上他那学校放暑假，偌大一个校园由我们几个人占了，其空旷幽静是可想而知的。宿舍在校园的东边，背倚青山，面对松冈，“残莺知夏浅”，“鸟鸣山更幽”，我以为比我从前住过的莫干山、西天目都还要自在舒服些。

我的这位老同学颇爱喝酒，午饭过后，他就一榻横陈呼呼地睡去，这一睡就非一两个小时不可。而我却是“鸡忽觉”，半小时就睁开了眼睛，于是就独坐在北窗下，打开录音机，调到最低音，听听音乐，吹吹凉风，真是从来也没有

这样悠闲过。乘此所谓逸兴遄飞，我就取出书包来，像小学生完成暑假作业，我也来做我的功课了。

这功课是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布置给我的，他邀我为他所编的《回忆周作人》(暂名)写点回忆文章。陈先生在来信中说：

我目前应长沙岳麓书社钟叔河先生之请，正在编一本《回忆周作人》(暂名)，约请目前还健在的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前辈撰写回忆文章，以保存史料，有利于周作人研究。

陈先生很客气，居然把我也排在“前辈”之列，这在我哪里敢当！不过说与周作人有过交往，却是事实，所以即使我写不好文章，也不好推辞了。虽然能否“及格”，还要看“临场发挥”得如何而定。

一 并非偶然

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大学里念书，课程中有一门散文习作，老师于在春先生印发了不少范文给我们，其中就

有周作人的文章。我读了非常喜欢，所以就拉扯开去找他别的书来读，于是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陀螺》《两条血痕及其他》，等等，等等，就这样一本本地被我从满是灰尘的旧书摊头找了来了。

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读周作人的文章呢？就是现在我也还说不大清楚。只觉得他知识渊博，看问题通情达理，文章又简练自然，同时，又“多谈越事”。我的故乡在浙东萧山，从前与绍兴同属一个府，所以风俗习惯以及语言都大致相同。我现在读着他的文章，就好像又回到了故乡，与村中人姁姁然作家常之叙，因而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

当然，我也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尤其是《朝花夕拾》和《野草》。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文章的意义，我还阅读了不少参考书，有旧书，也有新出版的，其中如《鲁迅的故家》，就是我喜欢的一本书。

这本书作为“鲁迅研究资料”，于1952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署名是周遐寿，不知道何许人也。据我当时的推测，他大概是绍兴周家台门里的一个什么人。否则，对鲁迅的事又怎么会这样清楚呢？

诚如上海出版公司编辑部在该书的《说明》中所说：“作者以耳闻目见的事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给研究

鲁迅者以参考。”我读了这本书后，果然得益匪浅。但是，也发现其中讲的有些民俗风物，跟我所知道的稍有不同，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作者，不知道地址，就请出版公司转交。想不到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署名不是周遐寿而是周启明，同时他还在旁边加括弧注释：“通用名字。”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周遐寿就是周启明，而周启明即周作人，我原是知道的。他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旭升先生：从出版公司转到来信，承见示萧绍风俗异同；甚感兴趣，亦极有价值。“五猖会”五场，近似目连戏，值得加以记录研究，惜现今人缺少此闲暇耳。将来拙著如有改版（不是单纯的再版）时极愿补充修正，如关于马熊便是很好的资料。盐奶后来改用烧盐，亦曾知道（盐奶系烧盐时自然结成，后因专卖此物遂少见）二物硬度相同，盐奶也须揉碎，但柳系指后来动作，据云愈多柳愈好。至于加冷茶，则未前闻也。先此奉复，即致敬礼。周启明，六月三日。

二 事实与情愫

我与知堂的通信，开始于 1954 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北京的家里，我在南京读书。截至“文革”前夕，12 年间一共收到他的来信 52 封，内容除了政治以外，可以说是无所不谈，如写文章、出书、翻译、天气、身体、工作、朋友、风俗、名物。总之，如果按照他从前在书信集序中的界说，这 52 封全是“信”而非“书”。因为“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牋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牋语，可以证矣。尺牋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

这段话不仅很切要地说出了书与信的区别，而且拿来作为对他这 52 封信的评价也很恰当。老实说，我是很看重这些“私书”即尺牋的，因为它们虽然只是些短筒小札，最长的也只几百个字，可是都是所谓“或通情愫，或叙事实”，都足以窥见作者当时的心情的，有的甚至还是“悄悄话”，不向别人说的。

知堂的这些信件，全都用毛笔书写，信纸有的还是花笺，并且钤有“知堂”的各种印章。记得有一幅是根据唐人常建的《三日寻李九庄》诗意制成，不仅印有杨柳、桃花、人物、小舟，而且还把那首诗也印了上去，“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信封上的发信地址，大多是用一颗橡皮图章盖的印，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 11 号 周启明”，分作两行排列。所用的印章有五六颗，其中有一颗是“周作”二字，知堂似乎特别喜欢，还在旁边加上注释：“此印系仿砖文，乃陈师曾氏所刻。”陈师曾是出色的艺术家，对书画篆刻都有独到的造诣，是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的同学，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工作。另外还有几颗印章也值得一说，据说这是一个姓冯的无锡人刻的。知堂在来信中告诉我，此人名倚魂，别号寒研斋，“并未见过面，似系旧文人，颇善刻印”。

52 封信的内容如文所述，还有那些花笺和字迹，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物。在十年动乱期间，我为了保存这些信件，担惊受怕，不知道冒了多少风险，而结果却仍然不得不付之于水，丢进了痰盂。幸亏预先录有副本，才不至于荡然无存。虽然十分可惜，但有什么办法呢？聊有胜无，我只能以此作为满足。